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半癡山人叅訂

沈氏女科輯要

沈氏子孫

沈氏子孫

堯封沈氏所著醫經讀傷寒論讀簡明切當允為善本尚有女科輯要一書世罕傳本原稿為余外舅徐虹橋先生補注珍藏先生早歸道山余受室後得見其書頗多入理深談發前人所未發者今年楊素園明府聞有此稿命為借鈔余謂婦兄友珊曰君子之孝也亦務其大者遠者而已寶守遺編莫若傳諸不朽友珊許焉爰不揣鄙俚稍加參訂而公諸世云

道光庚戌仲冬棘人王士雄書于潛齋

女科輯要目次

卷上

經水

崩漏

帶下

求子

受胎

辨胎

妊娠諸病

附妊娠藥禁

附泰西諸說

卷下

產

產後諸病

乳證

雜病

諸方

女科輯要卷上

塔王士雄孟英參

沈堯封先生輯

錢塘後學徐政杰藹輝補注

男之藩友珊校

經水

素問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沈按天癸是女精。由任脈而來。月事是經血。由太衝而來。經言二七而天癸至。緣任脈通。斯時太衝脈盛。月事亦以時下。一順言之。一逆言之耳。故月事不來及崩。是血病。咎在衝脈。衝脈隸陽明。帶下是精病。咎在任脈。任脈隸少陰。蓋身中中央一條是任脈。背後脊裏一條是督脈。皆起於前後兩陰之交會陰穴。難經明晰。靈素傳誤。帶脈起於季脇。似束帶狀。人精藏於腎。腎繫於腰背。精欲下泄。必由帶脈而前。然後從任脈而下。故經言任脈為病。女子帶下。

雄按俞東扶云。經言男子二八而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若天癸即月水。丈夫有之乎。蓋男女皆有精。易謂男女構精。可據。然指天癸為精。亦不妥。天癸為精。不當。又云。精氣溢瀉矣。後賢講受孕之道。有陽精陰血先至。後衝等說。亦謬。夫男女交接。曾見女人

有血出耶。交接受血是病。豈能裏精及為精所裏哉。大約兩情歡暢。百脈齊到。天癸與男女精偕至。斯入任脈而成胎耳。男胎女胎。則由夫婦之天癸有強弱盈虛之不同也。吾友徐亞枝云。如沈氏說。一若天癸即精者。如俞氏說。一若血與精之外。別有一物。所謂天癸者。竊謂天癸者。指腎水本體而言。癸者水也。腎為水臟。天一生水。故謂腎水為天癸。至謂至極也。猶言足也。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腎氣始盛。而腎水乃足。蓋人身五臟屬五行。惟腎生最先。而腎足最遲。腎衰最早。故孩提能悲。能喜。能怒。能思。而絕無慾念。其有情。竇早開者。亦在腎氣將盛。天癸將至之年。可見腎氣未盛。癸水未足。則不生慾念也。迨腎氣衰。癸水絕。則慾念自除矣。解此段經文者。當云。女子必二七。而腎水之本體充足。任脈乃通。太衝之脈始盛。月事因而時下矣。夫前陰二竅。溺之由水竅者。無論矣。其由精竅者。皆原於天癸者也。月水雖從衝脈下。謂為天癸之常可也。洩精成孕。是任脈之施受。謂為天癸之能可也。帶下乃任脈之失。擔任。謂為天癸之病可也。然則稱月水為天癸。似亦無不可也。前賢解此。皆重讀上二字。而畧下一字。惟將至字當作來字看。遂至議論紛紜耳。

王水曰。男以氣運。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女以血滿。故陰血從月而一下。

月事不調

素問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湧而隴起

褚澄曰女子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為腫或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乳眾則血枯殺人

雄按此論甚不盡然存其意可也惟產乳眾而血枯卒死者頗多然吾鄉吳醞香大令之夫人半產三次不計外凡生十男四女並已長成而夫人年踰五旬精力不衰猶能操家政而撫馭羣下也

方約之云婦人不得自專每多忿怒氣結則血亦結

雄按此至言也氣為血帥故調經必先理氣然理氣不可徒以香燥也蓋鬱怒為情志之火頻服香燥則營陰愈耗矣

趙養葵云經水不及期而來者有火也宜六味丸滋水如不及期而來多者加白芍柴胡海螵蛸如半月或十日而來且綿延不止者屬氣虛宜補中湯如過期而來者火衰也六味加艾葉如服遲而色淡者加桂此其大略也其間有不及期而無火者有過期而有火者不可拘於一定當察脈視稟滋水為主隨證加減



雄按婦人之病雖以調經為先。第人秉不同。亦如其面有終身月汛不齊而善於生育者。有經期極準而竟不受孕者。雄於女科閱歷多年。見聞不少。始知古人之論不可盡泥。无妄之藥不可妄施也。

### 辨色及痛

趙養葵曰。衝任藏經系胞。又恃一點命門之火為之主宰。火旺則紅。火衰則淡。火太旺則紫。火太衰則白。所以滋水更當養火。其有乾枯不通者。雖曰火盛之極。亦不宜以苦寒之藥降火。祇宜大補其水。從天一之源以養之。使滿。又曰。紫與黑色者。多屬火旺。亦有虛寒而黑色者。不可不察。若淡白則無火矣。

沈按。王宇泰以寒則凝。既行而紫黑。定非寒證。然投熱藥取效。十中嘗見一二。色白無火。亦屬近理。然間有不宜補火者。嘗見元和一婦。經水過期十日。方至。色淡。穩婆據此。投肉桂藥數劑。經水過多。遍身發黃。不能飲食。身熱脈數。竟成危候。此是丹溪所謂經水淡白屬氣虛一證。要之臨證時。須細察脈象。復參旁證。方識虛實寒熱。儻有疑似。證中有兩證者。先用其輕劑。如色淡一證。先用補氣法不效。再投補火。庶無差誤。錄葉氏辨證於左。

葉氏曰。血黑屬熱。此其常也。亦有風寒外來者。十中嘗見一二。蓋寒主收引。小腹必常冷。

痛經行時或手足厥冷唇青面白尺脈遲而微而虛或大而無力熱則尺脈洪數或實有力參之脈證為的

雄按色淡竟有屬熱者古人從未道及須以脈證互勘自得但不可作實熱論而瀉以苦寒也更有奇者方氏婦產後經色漸淡數年後竟無赤色且亦結塊平時亦無帶下人日尪羸余診之脈與數口苦而時有寒熱與青蒿白微黃檉柴胡當歸鼈甲龜板芍藥烏鯛枸杞地骨皮等藥出入為方服百劑而愈此僅見之證矣

滑伯仁曰經前臍腹絞痛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兩尺脈濇餘皆弦急此寒濕搏於衝任寒濕生濁下如豆汁與血交爭故痛宜早散苦溫血藥

杰按辛散血藥是川芎之類苦溫血藥是艾葉之類

李氏曰經水帶黃混濁者濕痰也

丹溪曰經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用香附青皮桃仁黃連或用抑氣散四物加胡索丹皮條苓又曰經將來腹中陣痛乍作乍止者血熱氣實也四物加川連丹皮

杰按抑氣散出嚴氏條香附四兩陳皮一兩茯苓甘草兩半也為末每服二錢治婦人氣盛於血變生諸證頭暈膈滿取內經高者抑之之義汪昂謂是方和平可用若補血以平陽火亦正治也

又經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宜八珍湯。

又成塊者。氣之凝也。

沈按經前腹痛。必有所滯。氣滯脈必沉。寒滯脈必緊。濕滯脈必濡。兼寒兼熱。當參旁證。至若風邪由下部而入於脈中。亦能作痛。其脈乍大乍小。有時瀰起。葉氏用防風荊芥。桔梗甘草。虛者加人參。各一錢。焙黑。取其入血分。研末酒送神效。

又按經前後俱痛。病多由肝經。而其中更有不同。脈弦細者是木氣之鬱。宜逍遙散。及川棟小茴橘核之類。脈大者是肝風內動。體發紅塊者。是肝陽外越。俱宜溫潤。戴禮亭室人向患經前後腹痛。連及右足。體發紅塊。脈大右關尺尤甚。己卯秋。予作肝風內動治。用生地四錢。炒枸杞一錢。細石斛二錢。杜仲二錢。乾淡蓯蓉一錢。麥冬一錢。牛膝一錢。歸身一錢。五分。炒白芍一錢。服之痛止。後於經前後數劑。經來甚適。不服即痛。因作丸服。此方屢用有驗。

經來聲啞證。荀恒大兄長女。嫁斜塘倪姓。早寡。體氣虛弱。每逢月事。聲音必啞。予用天冬地黃。蓯蓉歸身等藥。病益甚。張口指畫。毫無一字可辨。即於此方加細辛少許。以通少陰之絡。藥纔入口。其聲即出。十餘劑。後桂附八味丸調理。永不發。

撮要經後目暗屬血虛

汪石山曰。經行泄瀉。屬脾虛多濕。宜參苓白朮散。

雄按亦有肝木侮土者。

繆氏云。經行白帶。屬陽虛下陷。用參朮助陽之藥。

雄按亦有鬱火內盛者。

月事不來

素問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奔者。死不治。

沈按二陽指陽明經言。不指臟腑言。二陽之病。發心脾者。陽明為多血之經。血乃水穀之精氣。藉心火煨煉而成。憂愁思慮傷心。因及其子。不嗜飲食。血無以資。生陽明病矣。經云前陰總宗筋之所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故陽明病則陽事衰而不得隱曲也。太衝為血海。並陽明之經而行。故陽明病則衝脈衰而女子不月也。

雄按經水固以行月為常。然陰虛者多火。經每先期。陰愈虛。行愈速。甚至旬日半月而一行。更有血已無多。而猶每月竭蹶一行者。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若血雖虛而火不甚熾。汛必愆期。此含蓄有權。雖停止一二年。或竟斷絕不行。但其脈不甚數者。正合坤主吝。晉之道。皆可無慮。昧者不知此理。而但憑月事以分病之輕重。聞其不行。輒欲通之。竭澤而漁。不仁甚矣。

金匱云。婦人病血虛積冷。結氣經水斷絕。

張景岳云。經閉有血隔。血枯不同。隔者病發於暫。通之則愈。枯者其來也漸。補養乃充。

沈按。金匱三證。積冷結氣。有血不行也。景岳謂之血隔。積冷宜肉桂大辛熱之藥。導血下行。後用養榮之藥調之。氣結宜宣。如逍遙散。或香附烏藥行氣之品。宣之。虛者

無血可行也。景岳謂之血枯。宜補。趙養葵補水補火補中氣三法。最為扼要。

雄按。補水勿泥於六味。補火勿泥於八味。補中氣勿泥於歸脾。

寇宗奭曰。童年情竇早開。積想在心。月水先閉。蓋憂愁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耗竭。故經水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則水氣竭。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髮鬢焦。筋痿。五臟以次傳遍。故卒不死。然終死也。比於諸證。最為難治。

沈按。此條亦從金匱虛字內分出。實有是證。但此證所願不得。相火必熾。非補水無以制之。六味地黃湯補陰瀉陽。固是妙法。然脾虛食減。倘嫌地黃泥膈。炒枯可也。不然以女貞易之。顧名思義。并瀉相火。

雄按。此證最難治。六味礙脾。歸脾助火。惟薛一瓢滋營養液膏。加小麥大棗。遠志。庶幾合法。一瓢又有心脾雙補丸。亦可酌用。

婁全善曰。經閉有汚血凝滯胞門一證。羅謙甫血極膏一味大黃為末醋熬成膏服之利  
一二行。經血自下。是婦人之仙藥也。

朱丹溪曰。肥人痰塞胞門宜厚朴二陳湯

沈按金匱論經閉有冷無熱非闕文也。蓋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豈反有凝泣不來之  
理。潔古東垣降心火瀉三焦之說不可盡信。即骨蒸內熱亦屬陰虧。非同實火之可寒  
而愈也。

雄按王子亨全生指迷方地黃煎以生地汁八兩熬耗一半。內大黃末一兩同熬。候可  
丸如梧子大。熟水下五粒。未效加至十粒。治女子氣竭傷肝。月事不來。病名血枯。蓋瘀  
血不去則新血日枯也。即內經烏鰂丸仲聖大黃蟄蟲丸之義耳。後人但知彼血枯為  
血虛而不知血得熱則瘀。反用溫補。豈能愈此血枯之病。堯封亦為此論。毋乃欠考。

淋瀝不斷 一名經漏

陳良甫云。或因氣虛不能攝血。或因經行而合陰陽外邪客於胞內。

雄按亦有因血熱而不循其常度者。

月事異常

經云七七而天癸竭。有年過五旬經行不止者。許叔微主血有餘不可止。宜當歸散。產寶

主勞傷過度喜怒不時。李時珍作敗血論。三說不同。當參服證。

李時珍曰。月事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有行期祇吐血衄血。或眼

耳出血。是謂倒經。有三月一行。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

是謂暗經。又受胎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盛。俗名胎垢。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

胎不墮者。是謂漏胎。此雖以氣血有餘不足言。而亦異常矣。

雄按。有未及二七之年。而經水已行者。有年踰花甲。而月事不絕者。有無病而偶停數

月者。有壯年而汛即斷者。有帶下過甚。而經不行者。有數年而一行者。有產後自乳。而

仍按月行經者。有一產而停經一二年者。秉賦不齊。不可以常理概也。

血崩 血大至曰崩。此是急病。

素問陰虛陽搏謂之崩。許叔微云。經云天暑地熱。經水沸溢。又云陰虛者尺脈虛浮。陽

搏者寸脈弦急。是為陰血不足。陽邪有餘。故為失血內崩。宜奇效四物湯。或四物加黃連。

奇效四物湯

當歸酒洗 川芎 白芍炒 熟地黃以上為四物 阿膠 艾葉 黃芩炒 各一錢

又云。女人因氣不先理。然後血脈不順。生崩帶諸證。香附是婦人仙藥。醋炒為末。久服為

佳。每服二錢。清米飲調下。徐朝奉內人徧藥不效。服此獲安。

未按叔微理氣二字。專主怒氣鬱氣傷肝。故用香附理氣以和肝。慎不可用破氣藥。  
薛立齋云。肝經風熱。或怒動肝火。俱宜加味道遙散。

加味道遙散

當歸 白芍 柴胡 甘草 茯苓 白朮 丹皮 黑梔 加薄荷 薑棗煎

李太素曰。崩宜理氣降火升提。

金匱云。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衛氣踈。踈則其膚空。緩者胃弱不實。則穀消而水化。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營盛則其膚必踈。三焦絕。經名曰血崩。

趙養葵曰。氣為陽主升。血為陰主降。陽有餘則升者勝。血出上竅。陽不足則降者勝。血出下竅。氣虛者面色必白。尺脈虛大。

東垣云。下血證須用四君子補氣藥收功。

又云。人傷飲食。醫多妄下。清氣下陷。濁氣不降。乃生脹。所以胃脘之陽不能升舉。其氣陷下致崩。宜補中湯。

丹溪云。有涎鬱胸中。清氣不升。故經脈壅遏而降下。非開涎不足以行氣。非氣升則血不能歸。隧道其證或腹滿如孕。或臍腹疔痛。或血結成片。或血出則快。止則悶。或臍上動。治

宜開結痰。行滯氣。消汚血。



沈按衝為血海。並陽明之經而行。故東垣丹溪皆主胃腕之陽不升。顧其病源各異。李曰妄下。朱云痰鬱。有腹滿如孕。血出反快。止反悶。等證可認。妄下則無有也。非悶不得。戴元禮曰。血大至曰崩。或清或濁。或純下紫血。勢不可止。有崩甚腹痛。人多疑惡血未盡。又見血色紫黑。愈信為惡血。不敢止。截凡血之為患。欲出未出之際。停在腹中。即成紫血。以紫血為不可留。又安知紫血之不為虛寒乎。疼而腹痛。血行則痛止。崩而腹痛。血止則痛止。芎歸湯加薑附。止其血而痛自止。

薛立齋云。有婦患崩。過服寒藥。脾胃久虛。中病未已。寒病復起。煩渴引飲。粒米不進。昏憤時作。脈洪大。按之微弱。此無根之火。內虛寒而外假熱也。十全大補加附子。崩減。日服八味丸而愈。又有久患崩。服四物湯涼血劑。或作或止。有主降火。加腹痛手足厥冷。此脾胃虛寒所致。先用附子理中湯。次用濟生歸脾補中益氣二湯。崩頓止。若泥痛無補法。則誤矣。

沈按崩證。熱多寒少。若血大至。色赤者是熱。非寒。僅色紫黑者。出絡而凝。其中有陽虛一證。經云。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脈外之陽虛。失於護衛。則脈中之營血漏泄。既出絡脈。凝而不流。漸漸變紫變黑。然必須少腹惡寒。方可投溫。

崩證極驗方